

## 水烟筒往事

陈又陈

“筒内通炎气，胸中吐白云。”说的是过去人拿着水烟筒吸水烟的情形。小时候我在老家农村时是常看伯父吸水烟的过程，从“点火”开始，接着“5、4、3、2、1”一吸一吸，最后呼出一条长长的“白烟”，颇有点像现在发火箭的程序。

有人说：人的一生就是为了两口气，一呼一吸。呼是为了出口气，吸是为了争口气。我觉得此话说得有点像吸水烟。其实吸水烟与人生也有相似的道理，从“点火”到“熄灭”之间都是为了“一呼一吸”，两者的主要功力都在“一呼一吸”之中。人生不就是为了维持“一呼一吸”而不断拼搏、挣扎、探索与追寻吗？

说起吸水烟我就会想起早年的老家农村，过去大多农村人家中都会有水烟筒，基本是竹制的，有的挂在床边的壁上，有的放在桌子上，也有的放在灶堂上，甚至在田头、船上都可见到，总之是为了方便于人。水烟筒就成为大多农村人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少的“随身品”。

我的伯父吸水烟平常大多是坐在老屋中堂的大门槛上，或是坐在大门头的竹椅上，有时还光着光滑的上身。地上放着一盘烟丝，一只手捧着烟筒，另一只手将烟丝捻成小珠状烟块，塞在烟筒的洞孔中，然后吹一吹纸媒火燃后来点火，随着一闪一闪的火光，听到“咕噜，咕噜”的烟筒水滚动声，接着“吧嗒，吧嗒”地吞云吐雾。在火光一亮一亮期间，这时即使有人对他说话，他也总是不慌不忙地要待吸完一筒烟后才开口回答。

伯父经长期强体力劳动的磨练，呼与吸的力度已非常人所比。他深深地吸完一长口烟后，便从嘴中呼出一条长长有力的白烟，有时长达半米多，足见他的底气。我以为吸水烟的高潮之处就在于这最后的一长吸与一长呼，其功力的大小一看那呼出白烟的长短与力度就可判断。

伯父吸完一筒烟后即将烟筒嘴拔出来

在地上“咚，咚”地敲掉烟灰，接着便要装第二筒烟了。当他完成了几筒烟的功夫，那舒适的样子真令人羡慕，我有时在边上看得甚至有点垂涎三尺。整个过程可谓一丝不苟，熟练自如。

当看到他口中呼出的那长长的白烟时，隐隐约约，朦朦胧胧，清晰又模糊，有直也有弯，有暗香也有苦涩。似乎满含着五味杂陈，渗透着人间百态。有时在阳光下看到的白烟更加有意思，好像中间还闪着一些色彩，我想起了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的诗来。感到这吸水烟比一般吸烟好看了，总觉得特别好玩，挺有意思的。

伯父的水烟筒也是竹制的，旧旧的，没有那么精致，应该是已有相当时日了。我有时看到他的烟筒内的水倒出来是黑黑的，油油的，足见这水烟筒是已经较长时间的“艰难跋涉”，这筒内的水是历经多次的“波涛翻滚”了。其间我也曾试探性地偷偷吸过一次，结果竟将筒中的烟水吸入口中，真想不到有时在边上闻时还有点香的，原来里面的水是这么苦，太难受了，我赶紧吐出来，顿时我想到电影中敌人向地下党员灌辣椒水的恐惧，是有点可怕。

其实当人接受尼古丁的引诱时，实际已尝到了内在的苦涩。这水烟筒或许也在告诫人们：虽然外表看似特别诱人，甚至还有点香味，实际其内心也是“一肚苦水”。此时我甚至对于水烟筒产生了讨厌之感，没想到这水烟筒内的水竟会这么难闻，真想不到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吸水烟，甚至还上瘾。

说起烟瘾我的三伯父更重，有一年买不到烟丝，三伯父就以茶叶沫来代替烟，但却根本没有水烟筒那样的火光，更没有呼出长长的白烟，自然是起不到烟的味道，解不了烟瘾。但在那个年月想平静地维持“一呼一吸”已不易，更何况这世上之物岂能随便代替了？

二伯父烟瘾也大，但没见到他以别的东西来代替过。他老实且饭量与吸烟劲都很大，虽久吸水烟，但头脑还比较清醒。他一

辈子都没离开田地，早年他是过继到我大祖父当嗣子的，自然继承了上辈人留下的一些良田，但到了解放土改时，按当时的规定，多了几亩田就被“授予”“富农”之“冠”，其实他一生只有“农”之劳，哪有“富”之份？

我的伯父并没有别的什么技艺，更没有享受过像样的“富足”生活，一辈子穿的与吃的都是最最普通的，从他那黑油油、光滑滑、硬梆梆，连蚊子都叮不进的后背就可看出其本质与特征。在那个年月，我断定只有吸水烟时才是他最愉快的时候了。

那时其他人吸水烟大体与伯父们也差不多，我也看过很多人吸水烟的样子，但劲头各有差异，如经常来我们老屋做活的邻村族亲阿卡就不一样。他是个篾匠，人较高，瘦又黑，按族亲排辈还小我一辈。他虽然目不识丁，但做篾的技艺相当高，看了几眼前人做的高级篾器就会学做，并且质量相当好。他那时在我们的大屋中做活时也是离不开水烟筒的，他往往是一边做活一边吸水烟，我看他呼出的烟就比不上伯父那么长与直，我想这可能与他的身瘦呼力不足有关吧？虽然他吸水烟的水平并不算高，但他吸完一筒水烟后却大大激活了干活的劲头，可见这水烟对他的助力作用是大的，虽然也只是“一呼一吸”之间。

再后来，我离开故乡后，就很少看到吸水烟的人了，也很少接触到吸水烟的事了。现在伯父那一代的人基本不在了，当然，再也没听说有关吸水烟的“新闻”了，甚至近乎忘了吸水烟是什么样子，再也没有闻到水烟的那种味道，看不到那呼出的一条白白的烟了。现在有时想来还真有点怀念呢。

小小水烟筒记载着历代先人的人生轨迹，伴随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，见证了各种人间风雨。如今很少有人吸水烟了，再也没看到那种竹的水烟筒了。但那“一呼一吸”之功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与久远的沉思。远去了的水烟筒或在提醒人们：必须时时刻刻、实实在在演绎好人生的“一呼一吸”。

中草药故事

## 锁阳的传说



药用锁阳

尤荣开

锁阳是补肾的药材当中最常用的一味药，它的功效，特别是在补肝肾、润肠燥方面更是立竿见影。锁阳生于荒漠草原、草原化荒漠与荒漠地带，喜干旱少雨，具有耐旱的特性。传说其实“锁阳”本不是药名，是一个地名。

相传，唐贞观年间，边陲屡遭异族侵犯，唐太宗派名将薛仁贵西征，可是到了锁阳城（今甘肃定西地区东南50公里）时，中了埋伏，被哈密国元帅苏宝同包围在城中，唐军屡次突围不成，只能苦守。由于锁阳地处大漠，粮食匮乏，将士们只得挨冻受饿。

一日，薛仁贵无意中得知大漠中有一种像棒槌的带肉质地下茎根可以充饥，于是，命人在大漠中挖此物充饥。不料，全军将士吃了此物，不仅饥饿顿消，而且精神倍增。薛仁贵率部队全力出击，把早已懈怠的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，终于冲出重围，把敌军赶出边境。

薛仁贵凯旋得胜回京后，将此事禀报唐太宗，唐太宗大喜，薛仁贵说这种植物尚无名称，要求给予赐名。唐太宗闭目沉思一会儿，张开金口说：“此物长在锁阳城的大漠中，就叫‘锁阳’吧。”从此，祖国中药宝库又多了一味叫“锁阳”中药。

注释

**【植物形态】**多年生肉质寄生草本，高10~100cm；无叶绿素，全体呈暗紫红色或红色；地下茎短粗；茎肉质，圆柱形，下位埋于土中，通常仅顶端露于地上，基部稍膨大；鳞片状叶互生，在茎基部密集，覆瓦状排列，先端尖；花杂性同株，穗状花序顶生，肉质，棒状，小花密集，覆以鳞片状苞片；花暗紫色；雄花花被片1~6线形，雄蕊1，长于花被；雌花具数片线状肉质总苞片，其中一片常较宽大；花被片棒状；雌蕊1，子房下位或半下位，花柱棒状；两性花多在雄花前即开，具雄蕊、雌蕊各1。坚果球形，很小。花期5~6月，果期8~9月。

**【性味归经】**甘、温；归肝、肾经。

**【功效】**补肾、益精、润燥。

**【应用】**1、阳痿早泄、阴衰血竭。2、气弱阴虚，大便燥结、小便频数，血尿，淋漓不尽。3、腰膝酸软、疲乏无力。4、畏寒俱冷，四肢疼痛。5、月经不调，宫冷带下，女子不孕，男子不育。6、失眠健忘，脱发早白，胃酸溃疡等等。

**【用法用量】**内服：煎汤，5~15g；或入丸、散。

## 藻溪“笠篲姆”

谢祖杯

我所认识的藻溪“笠篲姆”，原本是北港腾蛟人。我不知道她是在哪一年，怎么样带着周氏“宗”字辈儿子“楼、阁、家、庭”四兄弟来藻溪发展。1950年代初，我入学藻溪小学，刚好和“笠篲姆”家老三同一个班级，所以，我和“笠篲姆”一家就逐渐熟悉。

“笠篲姆”是女性，又是周家一家之长，她在藻溪操持一家生计，手工编制“竹笠篲”营生，藻溪及周边乡亲都尊重她，叫她“笠篲姆”。笠篲可以写作笠篲、斗笠、笠斗。笠篲，相对它的制作材质而言，有叫做竹（篲）笠篲、草笠篲、布笠篲，它的用途在当年就是遮阳、挡雨。

农耕社会，咱藻溪地头以农为主，经济也不发达，干农活的老乡下地，遮阳挡雨，头上戴得就是“竹笠篲”。在当年，就我所知，在藻溪、灵溪及周边，也只有藻溪“笠篲姆”一家手工编制竹笠篲卖。再说，藻溪地面上，有各种各样的竹子，诸如：毛竹、绿竹、水竹、彭鼓竹……可供制作竹笠篲主材料任由挑选，只有“粽叶”需要到外地采购。“笠篲姆”在家里里外外一把手，一家人日常生活起居柴盐油米，一日三餐，煮饭菜、刷锅洗盆碗，洗涤、缝补衣衫……都要一一应付。竹斗笠生产制作主材料竹子、粽叶，销售量较大宗的斗笠，都要她先出马找业主、寻货源、断价格，随着老大、老二长大，生产、生活上一些小细节兄弟渐渐可以帮衬，随时听从母亲使唤。后来，我还知道周家兄弟在北港还有一位叫“杏”的苏姓大哥，“杏”哥会不时独自来藻溪看望母亲和弟弟，来时也不会闲着，都会安静地坐下来帮忙编制笠篲。

制作斗笠看似简单，其实也蛮复杂，如：

裁切编制笠篲竹段长短、破篲、笠篲起底、铺夹粽叶、最后一道工序“绣边”。我认识“笠篲姆”时，她的大儿子和老二对竹笠篲制作的基本工艺流程都已经能独立操作。周家第三、老四兄弟，上小学前也都已经能帮忙做“下手”。上学后，放学回家，周六、周日、假期，都能帮忙。加上“笠篲姆”张罗里外，善于经营，竹笠手工作坊生意盎然。

“笠篲姆”来藻溪街时，因不是本地人，在藻溪没有房产，是租住在藻溪老街——横街，温姓乡亲一间坐西朝东、面街，有店面的二层楼房子，仅靠做、售竹笠篲维持生计。当年周家老大、老二还是少年，老三、老四还是幼童，在藻溪没有房子、没有亲友。好不容易，孩子逐年长大。当时，如果从家庭角度看，一个女人能把孩子养大成人，帮衬自己挣钱，壮大家庭经济，最好能在藻溪盖房子，再讨媳妇成家立业，在藻溪落地生根，这就是老周家的福分。但是，“笠篲姆”虽然只是一位乡村小集市的“手艺人”，没有文化，但是，她心中的“家国情怀”，“家和国的分量”孰轻孰重，掂量的清楚，比如：在1960年代中后期，时，她已经把家里的老三和老四送学校读书，培养到中学文化程度，后来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俩送到“保家卫国”的岗位上，经受人民军队的锤炼。彼时，在浙江最南端的平阳——现今的苍南地面上，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家长，好不容易独撑一个家，把孩子养大，她却能顾全大局，送孩子去部队，她就是一个好妈妈、一位好军属。“笠篲姆”——老周家的老三从部队退役后安置在县商业系统工作，老四退役后服从大局需要，安置本省湖州交通系统工作。

我家在顶九堡，虽然距街道不是很远，但童年的我也不敢独自到大街上玩。我从九堡老家上学，去学校有两条路可走。一

条路出家门，在九堡耶稣堂前过九堡小溪单石板小石桥，走“路边垵”，上杉桥头，就离藻溪小学校门几十米远。还有一条老路，从我家出来，走上大道——挑矾古道末段，一踏上这小段路，很快就到横街顶街头钱氏染坊前，只隔十几间民房就是“笠篲姆”住的家。1950年代初，我和老周家老三同班同学，慢慢和老周家兄弟，和“笠篲姆”都混得熟，上学一般都经过周家门口，往往能和周同学一块去学校。

对“笠篲姆”，我感恩不忘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！

小时候，我家穷，但我记得自己并不会因为家穷体质就很差。但是，不知道怎么地，到了少年年龄段，特别怕“夏天”，一到夏天就经常会“着痧”（中暑）。记得大约在小学“五下”时的夏天，一天下午上学路上，只觉得胸口发闷、头晕、双脚发软、眼皮下沉，感到“我着痧了”。勉强走到顶街头桥，后来就感觉自己完全没有知觉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“笠篲姆”家门口的，是“笠篲姆”拉我进门坐下。后来我稍清醒，“笠篲姆”对我说：“你‘着痧’了，蛮重，当时你坐下时，双手冰冷、嘴唇乌青、眼睛没张开、给你刮痧没反应，下午就别上学了，赶紧慢慢地走回家，叫祖芬给你放痧。”我听从“笠篲姆”的话，回到家，请祖芬来到我家。“祖芬”是我族内兄长，他能对重症中暑者用银针“放痧”。后来听亲人们说，当时银针全身疗痧穴位放血三次，头两次都挤不出血来，只有到第三次扎针时，才挤出乌青血。幸好有“笠篲姆”先给你刮痧，不然就很难抢救。

世说知恩图报，但是很遗憾，现在的我知恩有“图”也难报了。我感激“笠篲姆”的救命之恩，铭记在心，萦绕于怀。

